

大八义

(二)

DA BA Y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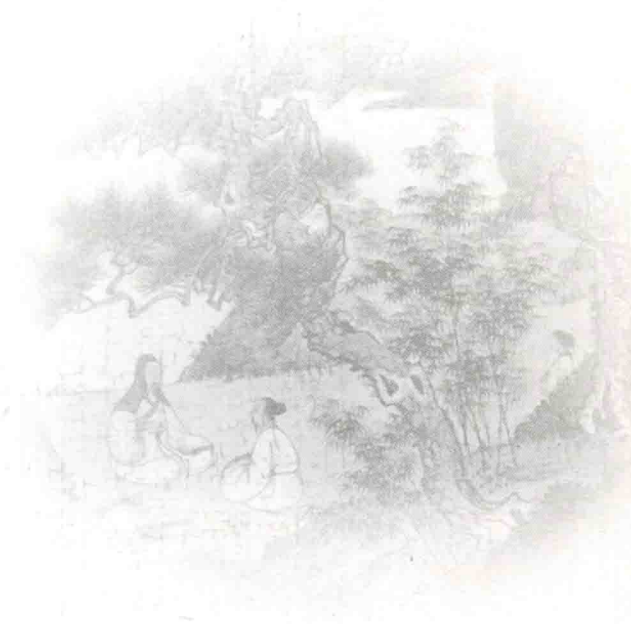
•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•

歷代傳承

清·流传 编撰

话说炎宋兴，赵匡胤坐了天下，改国号为大宋，是为宋太祖。那时天下太平，万民乐业，传至太宋。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神算军师苗光义，袖内乾坤算得准确，他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，若是暴病架崩，此地便不能建都了。后来太宗垂问，那时可上哪里去呢？

苗军师跪奏：『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』。太宗忙问『何处』？军师说『就是临安，那里最好』。……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十一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山

且说店中鲁清大家人等，陪着用饭。鲁清说道：“杜林啊，这可是你爷儿俩的功，可不是给你们爷俩拴对儿，办出事来，应有我姓鲁的一点事，我尽替朋友着想。”说完又唤伙计，叫他把鲁清、丁银龙、杜林等三人的马备上，快去中三亩园挂桩。伙计答言说“是”，赶紧帮这爷三个将应用物件拿齐。鲁清说道：“何大哥，咱们这一带有三亩园没有？”何玉说：“有，大概是在东里啦。”鲁清道：“有就好找，你们诸位在店中等候。李翠、云龙你二人赶紧四下派人到处去打听去。那石禄回来不回来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”刘荣说：“石禄若有三长两短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鲁清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刘爷，他若有个舛错，我拿人头见您。”说着话，鲁清牵过马匹，辞别众人，上马而去。出了村子，一直往正东。杜林一看，问道：“这附近有一座石桥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不错，有一座石桥，来，随我来。”说着在前边打马走去。直到了石桥口那里还是有些个年老的人，在那里说话。“丁大哥您下去，向他们打听打听，这个三亩园离这里有多远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不用打听啦，反正近不了，咱们就往前走吧。”此时鲁清已然下了马，到了人前，说道：“借问一声，中三亩园在哪里？”当时有人说道：“这个三亩园，离此约有四十多里地，顺大道一直往东，就可以到啦。”鲁清一抱拳，说声“谢谢”，拉马过桥，飞身上马，老爷儿三个，顺大道一直跑了下去。走了二十多里地，太阳已然压了山啦。鲁清说道：“大哥呀，此天已不早，您看前边来了一位老头，您也年长，可以过去向他打听打听，还有多远。”丁银龙一听，也对，这才下了马，迎了过去。眼前来的那个老者，拉着一头驴，驮着两条口袋，一定是上集镇去买粮食，连忙抱拳说道：“仁兄。”那老头一抬头，连忙说：“达官，您有甚么事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咱们这一方，有三亩园吗？”老者说：“但不知您是打听哪个三亩园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有几个三亩园呀？”老者道：“三亩园有三个啦。”那老头说道：“您看见路南那片松林没有。那松林东边，南北的村口，就是上三亩园，那上三亩园北口往东有一股大道，这一股大道是穿村而过，

那村子便是中三亩园。出中三亩园的东口，再往东去三里，即是下三亩园。”老者便将三亩园的街道地方详详细细的全部告诉明白了他们。丁银龙道了谢，三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松林之外，翻身下马，进了林中，将马拴在树上。爷三个席地而坐。鲁清道：“老哥哥您已然打听了。依我说，咱们先上这个三亩园打好了店，暗中把咱们人偷偷的运到了店中，然后咱们再上中三亩园拿贼去。您先去打店，咱们必然如此如此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是啦，那么我先去吧。”说着他解下马来，拉马出了树林，往村内走去。

到了上三亩园的北口，看那村中还很繁华，在路西有一座店，白墙黑字，上写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，水旱两路的镖店，门前有两行小字，左边写着茶水方便，下边是草料俱全，中间店门上有一块横匾，金底大字，上写丁家老店。丁银龙上前叫道：“店家。”当时从里边出来一个伙计，身高有八尺开外，胸间厚，膀背宽，面如重枣，宝剑眉斜插入鬓，二目灼灼放光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，上身穿毛蓝布的贴身靠袄，青布底衣，青鞋白袜子，腰中系着一条半截围裙。这人出来问道：“客官您住店啊？”丁银龙说：“不错是住店，你们这里可有上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随我来。”说着转身往里，丁银龙拉马跟进店。一进店门，在门洞里边，两边有懒凳，在北边凳子的西头，有柜房的门，门上有青布软帘，挽在西边门柱上。丁银龙从此经过，未免往里看了一眼，见北房山挂着五样兵器，头一件是，长杆的开山钺，第二件是方天画戟；第三件白杆花枪一条；第四件是龙须刀一口，长约四尺七寸五，一寸七宽，护手盘底下有个蛾眉枝；第五件是一对朴刀。店里伙计说：“您将马交给我吧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慢着吧，我这匹马老实，你去拿来一个凳子，放在当院，把马拴在那腿上，旁边放个草簸箩就得。我原是青州府的人，此次我们是三人出外取租，中途路上，被大旋风将我们一匹马吹散了。将马拴在那院中，等他们从此门前过，看见了此马，自然知道是自己的人住在了那里，这是我们的暗记号。”伙计答应，便领他到了五间北房屋中。丁银龙进到屋中，看见迎面有张八仙桌，一边一把椅子，东西各摆一张茶几，配着四个小凳，两旁暗间，挂着青布软帘。伙计拿进一盏灯来，放在八仙桌上，笑问道：“客官爷，您还用甚么呀？”丁银龙道：“你先给我打一盆洗脸水

来，好擦一擦手脸。”少时打了来，丁银龙洗完了脸，坐在那里吃茶。此时那村外头的杜林，也拉马走进村来到路西这个丁家老店，看见院中拴着那匹马，杜林知道丁银龙住在此店，他便叫道：“伙丘子，伙丘子。”伙计一听，急来到了外面，问道：“小爷您要住店吗？”杜林道：“你是这里的伙丘子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是伙丘子，我是这里的伙计。”杜林说：“你是伙计，必须找瓦匠。”伙计说：“这里是店东啊。”杜林说：“你是房东？”伙计说：“我是房东。”杜林说：“你贵姓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丁。”杜林道：“你是大丁小丁，你是老丁少丁？”这几句话真把伙计给问上气来啦，急了脸问道：“您是打店呀，还是找人呢？”杜林道：“我找人。”丁银龙一听是他，连忙出来说道：“伙计，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这个侄儿好玩闹。”当时伙计就不言语了。杜林将马拉到那匹马一旁，也拴在那里，向着马说道：“马呀马呀，今天夜里，咱们全不用活啦。我们不是吃板刀面，就是吃馄饨。你们俩准上马杆铺。”伙计说：“这位客官，您说怎么会不能活呢？”杜林道：“今夜店里一闹贼，那不是全完了吗？得啦，马呀，没想到咱们全活不了哇。”伙计说：“小爷，您千万别这么打哈哈。我们这店里住着许多的客人，您这么一吓，人家还住不住哇。”丁银龙叫道：“杜林呀，别跟人家打哈哈，快进来吧。”杜林进到屋中说道：“伯父哇，今天夜间咱们一定活不了。”

伙计在外面听得明白，不好言语，只可到了柜房又给拿来一个茶杯，送到了北房屋中。忽听门外有人喊道：“掌柜的！”伙计一听，心说：今晚真是个麻烦，怎么尽来这些个人呢。杜林在屋中一听，忙说道：“伙计，你还不快出去看看去，有人喊你啦。”伙计无法，到了店门口一看，见一人拉了一匹马，连忙问道：“您是打尖，您是住店？”鲁清道：“你是掌柜的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是掌柜的。”鲁清说：“那么你是掌柜搭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也不是掌柜搭。”伙计说：“掌柜的也不能搭我。”鲁清说：“我不信，你要是死在这里，掌柜的还不把你搭出去。”伙计说：“客官爷您与我有什么仇哇，愿意叫我死呀。我要死了，掌柜的还不把我搭了出去。”鲁清道：“搭到哪里？”伙计说：“那还不外事。”鲁清说：“搭到厨房去。”伙计说：“得啦，客官爷，您别跟我我打哈哈，我说不过您。您是打尖呀，还是住店呢？”鲁清道：“我看见院中这两匹马眼熟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，想必全是一块儿

的。”说着伸手接过马来，又把那两匹马也解了下来，一同拉到棚里去了。鲁清来到北屋，杜林说：“我看此店有些不顺，为甚么柜房中挂着兵刃呢？要是镖店，应当把兵刃摆在廊沿底下。您还喝茶不喝啦？”鲁清说：“不喝啦。”杜林说：“我试试他们，叫他摆上一桌酒席来。”遂叫伙计给来一桌上八席，外加山珍海味。伙计答应。杜林道：“以外给我们来一碗汤菜，多来点海海迷字。”伙计一听，忙看了杜林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位小爷，您是合字吗？”杜林道：“我是海字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您是线上的吧！”杜林说：“我连一根绳都没有。”伙计说：“我看阁下眼睛挂神，可是乍入芦苇。”杜林说：“我倒没进过苇塘。我倒时常在竹林里睡觉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阁下怎么知道下海的迷字呢？”杜林说：“我跟赶大车的学的，他赶着车，一共是十几辆车。”伙计说：“车上有东西没有？”杜林说：“有啊，车上不少东西物件，全用绳子拴着。”伙计说：“那赶车的手中拿着鞭子没有啊？”杜林说：“没有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他的鞭子搁在哪里呀？”杜林道：“插在车辕上，头一辆车上还插着个旗子。那赶车的说道，我一问他，他说那叫胡椒面儿。我也是叫你多给来点，为是好吃。”伙计一听，知道他是外行，遂冲他一撇嘴。杜林说道：“嘿，你怎么撇嘴，不给不要紧，我们会上外边自己买两包去。”伙计哼了一声，便走了出去。丁银龙见他走了出去，这才说道：“我看他们也许不是贼店，可是他们这军刃怎么放在柜房里呀。再者说，也不应当用真的兵刃呀。”

不言他们三个人在此猜疑。书中暗表，原来这个丁家店中，除去打更的与厨子之外，其余全是一姓的人。哥五个奉母命金盆洗手，在此处开店。这个伙计出来，告诉别的人说：“北屋来的这些个人，一个好人没有，咱们快给掌柜的送信去。”此人这才来到店门外南隔壁一个大栅栏门内，伸手进去开了门，往里而去。到了二间大门洞里，一叫门，里边说：“三哥呀。”外边人说：“不错，是我。老五吗？”里边说：“是。”外边说：“咱们大哥在家没有？”里边说：“在家啦。”门一开，此人进去，到了屋中，面见他们兄长，说道：“咱们店中北屋，住了三个人，我一问他，他是全不懂。据我看他们全不是好人，要菜要汤，让我多来些下海的迷字。”他们大爷说：“这是有点成心吧！来呀，来人。”说着梆子一响，来了许多壮汉，俱都身高九尺开外，正在壮年。各人全身青布衣打扮，短衣襟小打扮，两个人一

根练腿绳，还有刀斧手，预备齐备。哥五个会到一处，大家一商量，便将四十名绊腿绳手埋伏大东房门口，刀斧手埋伏在大西屋过道，哥五个一字排开，各持兵刃。大爷道：“你们千万别乱，咱们是一个一个挨着上，别露出咱们透着急来。他们出来一个拿一个。我打不过他，你们再上手。”哥五个这里正说话，噗的一声，桌子上的灯忽然灭啦。老三忙用引火之物过去要点，忽的一声，那灯又着了。一连那灯又接连着了、灭了，一闹三次，吓得他五个人瞪目发怔。外面那个遛马的回来了，站在院中说道：“我把你们胆大的畜生，你们还要以小犯上不成吗。交友之道，谁还敢跟你们交啦。”哥五个一听，连忙走了出来，一看说话的人，正是那个遛马的人。他二目瞪直，哥五个没注意。老五将他推到一旁，哥五个各摆军刃，冲着北屋，说了声：“咧，北屋之人，一个好人没有。有甚么事快些出来，吃我一钺。”杜林忙将灯给吹灭，说：“伯父，您看是不是，我早看出来他们是黑店。酒席还没给咱们预备啦，他愣说吃了他一个月啦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你这小子真能惹事。你就不用出去了。”杜林说：“那是，我不出去了，出去小命就得完。这小子兵刃有些扎手，我还留着小命喝豆儿粥。鲁清你出去看看去吧！”鲁清道：“不是我惹的事，我不出去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杜林呀，往后你可别管他叫鲁叔父啊。你是刚出世的孩儿，他闯荡江湖倒很有些年。今天咱们一点小事，他就从此的往后退缩。明天以后，可别叫他叔父啦，他不够资格了。”丁银龙将大氅脱了，将大衣围在腰中，说道：“老贤侄，你别再叫我伯父，他也别白叫我兄长，待我先出去一战。要是战人家不过，死在他们之手，就求你二人将我尸骨带回青州，那我就感恩非浅。”说完拉刀纵出屋来，抱刀在院中一站，冲着当院持钺之人说道：“看刀吧，你家老爷还能活六十多吗？”哧的一声就是一刀，那人横杆一架，说道：“且慢，快通快你的名姓，你家丁某钺下不死无名的鬼魂。”丁银龙说道：“你就不用管了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成，你必须说出真名实姓，世居哪里。”丁银龙道：“小辈，你家爷，我乃祖辈居住青州府首县阴县东门外，丁家寨的人氏，姓丁双名银龙，人送一匪号神偷小毛遂，左十二门第八门的。”那人一闻此言，往后倒退三四步，说道：“老三呀，快将灯光掌上。”当时明光蜡烛，照如白昼。丁银龙此时再一看各屋窗户外，全安着人啦，两个人一根绊腿绳。他

往对面一看老者，虽年岁老，可是精神不老，精而有神。他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对面老人家，休要发雷霆之怒，虎狼之威。我要跟您打听出来一人，您可认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对面的小辈，你要问那有名的主儿，我必手下让情，可以告诉你。”那人说：“提起此人可大大的有名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但不知是哪一位呢。”那人说：“此人住家也在贵宝地，姓丁双名银凤，外号人称赛彦章。”丁银龙一听，细看了看，想道：我看他年岁，也就有三十上下的岁数，他怎么与他相识。因为那年他小叔嫂吵嘴，那银凤一赌气走了。如今约有二十多年，是音信皆无。遂含泪问道：“你们与他怎能相识？”那人说道：“老者您可认识此人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焉能不认识此人，我二人乃是一母所生。”那人一听，急忙将钱扔在就地，上前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孩儿不知伯父驾到，多有罪过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丁银凤是你甚么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他老人家乃是我们五个人的天伦，早就想托人给您带个信，不知道您在哪里住。直到如今，这才见着。”他们爷儿，正在此地说话，那遛马的李三，大声说道：“兄长，您别生气，那五个畜生无知。”旁边丁家第三个一听，给他一拳，那李三就倒在地上，竟自睡去了。这时那四个人也一齐过来，跪在地上，给丁银龙磕头。银龙用手一搀他们，双眼就落下泪来，爷六个一同哭了。屋中杜林知道全是自己的人啦，他便将灯点上了。鲁清出来说道：“老哥哥不要哭了，爷六个一同到屋中说话来吧。”这哥五个，大爷名叫金面熊丁世凯，第二个叫银面熊丁世平，三爷叫花面熊丁世安，四爷叫赤面熊丁世吉，五爷叫黑面熊丁世庆。五个人一听屋中有人说话，遂说：“伯父呀，咱们一同到屋中说话去吧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也好。”当时他们众人一齐来到屋中，坐下谈话。

书中暗表那丁银龙的武艺。他弟兄相差十八岁。银龙娶妻李氏，李氏长得有闭月羞花之美，沉鱼落雁之容，头紧脚紧，面色忠正。那丁银凤正在青年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乍出世，不知甚么。他家是个财主，家大业大。有一年，丁银龙保了一枝镖，远走他乡。丁银凤永远在外面书房睡觉，那李氏就拿他当作自己亲兄弟一般看待。银龙临走的时候，嘱咐李氏：自己不在家，深恐后面有甚么事情，必须叫兄弟来后面来睡。丁银龙走后，他们吃完晚饭，李氏说：“兄弟，今晚你在后面睡吧。你哥哥有话，怕后边有甚么意外之

事。”银凤说道：“我遵我哥哥之言，不能到后面安歇。再者我哥哥并未对我言讲，还是在外边睡觉。”李氏道：“你在前边，有时深夜，睡得沉了，衣被或是盖不到，那时容易着凉。”银凤一听，说道：“姐姐，我兄长在家之时，何人与我来盖呀。”李氏道：“你是不知，你兄长每夜三更，必定到你屋中看你。”银凤道：“满口乱道，我兄去时，我焉能不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说着他还是出外面去了。李氏无法，自可在后面睡了。睡了一觉，心中不放心，自己忙点上灯，来到前面书房。用手一推，那门未关，当时就开了。李氏来到屋中，用灯一照，银凤未在屋中，不由纳闷。原来那丁银凤自从听了李氏之言，他来到前面自己的屋中，心中暗想：我兄长未跟我提，怎么我嫂嫂对我说此话，好叫我丁银凤纳闷。再者我素日拿她当作我姐姐一般，此话说不着哇。自己愈想愈不对，后来躺在床上，细一想，或者也许有的，急忙爬起，换好夜行衣，背好朴刀，出了书房。将门带好，飞身上房，一直向后面而来。到了西房后坡，往后一看，正见自己的嫂嫂从屋中出来，手中提着手灯，走道自言自语，听她低声说道：“尽跟我说，怎么不跟兄弟说呢。兄弟呀，你要把嫂子错放了地方，那你可错啦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外来。银凤看她出了屏风门，直向书房而去。他急忙由房上来到花瓦墙上，往西房观看。就听李氏站在檐下，向屋中问道：“二弟，你又将衣服被子踹到地上了吧？”问了两三声，无人答言。她用手一推，门分左右，不由得又说道：“哟，怎么没关好门，你就睡觉哇。”说着进到屋中，来到北里间一看，床上没有人啦，不由一怔，说道：“我二弟上哪里去了呢？好让我放心不下。又到南里间看了看，还是没有人。自己这才出来，将屋门给他带好，便回到了内宅。银凤急忙跟了下来，到了房上飞身下来，到了窗户旁，用针刺了一孔，往里观看。就见那李氏坐在屋中，双眉紧蹙，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未想到我的命，怎么这样的独哇。想你哥哥走后，恐怕你夜中有个盖得到盖不到，恐怕着了凉，我才前去看你去。怎么他会没在那里睡觉呢？”银凤在外一听，知道自己的嫂嫂是第一的好人，未免的是我错了。后来看见她将手灯熄灭，和衣睡了，自己这才来到西房廊沿下，坐在台阶上，心中暗想，哥哥走后，倘若我嫂嫂发生了意外，那时有何面目见哥哥？莫若在此守夜吧。他坐在那里，后来心中一迷，倚靠柱子，竟自睡着

了。更夫交了三更，将他惊醒。正在此时，北房屋中又有动作。急忙又来到窗前，找着针孔，往里一看，见那李氏又坐起来了，下地点上手灯，还是出了上房，往外面书房而去。他连忙飞身上房，顺着爬坡，来到外面，在厨房上偷看。见李氏又来到书房门前，说道：“二弟，你好叫嫂嫂我着急。”说着用手一推屋门，又走了进去。到了北间一看，仍然没有，又到南间一看，也是没有，不由得说道：“他怎么一夜没睡觉哇，真叫人不放心。等他哥哥回来之时，非交代清楚，再让他走。要不然，我真着急。”说着，她出了书房，仍回到自己屋中。银凤跟着到窗外偷看，见李氏又吹灭了手灯，和衣睡下。丁银凤连忙返身回来，到了自己屋中，心中暗想：“嗟呀，且慢，嫂嫂这样的替我发愁，不放心我。倘若急出病来，我怎么对我那兄长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后悔起来，只可睡觉，明天再说吧，这才睡去。那李氏天亮睡醒之后，起身梳洗，这就做饭。饭已做得，出来开了屏门，叫道：“二弟，吃饭来吧。”银凤在屋中连忙答应，随即来到上房。他一看他嫂嫂，坐在那里青丝散乱，面带愁容，不由问道：“嫂嫂您这是何原故呢？”李氏道：“只因你兄长走后，嘱咐过我，叫我夜间出去照看你，恐怕你夜间有个盖不到时，一定受病。谁知我两次前去，二弟你全不在屋中。但不知你上哪里去了，未免令嫂嫂我跟着着急。”说着双眼落泪，如同断线珍珠一般。丁银凤道：“嫂嫂，此言差矣。我哥哥临行之时，怎么未跟我提。再者说，弟兄怎么样，也是亲的。您如何也是外娶的，从此请您自行做饭。外边有酒楼，我自己会到外边去吃，不用做我的饭了。等我兄长回来之时，我问他，有此话便罢；若未说，那时我问问他为什么不对我说。”说完了，他转身出去，从此不到内宅。有时出外到各处与人练武，也有时找人下棋。可是到了夜间，二更三更时候，准到李氏住房探望保护，也怕出了意外，对不起自己兄长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李氏有一天在门前买绒线，忽听见西边有人痰嗽一声，连忙抬头一看，见有一人站在那里，两眼直视自己。不敢再瞧他，便急忙买完就进去了。此人来到货郎身旁，问道：“借问一声。此妇人是哪家的？”那货郎一听，说道：“您必不是此地人。”那人说：“对啦，我乃西川之人。”书中垫笔，原来此贼是西川采花贼紫莲花孔星。他路过此地，遇见李氏，动了心，这才上前打听。那货郎一看，

见他头戴六瓣壮帽，是紫缎色的，上绣花贯鱼肠，两旁双搭珠穗，身穿紫缎色贴身靠袄，蓝缎子护领，上绣子孙万代，五彩丝鸾带扎腰，紧衬利落。大红中衣，青缎薄底靴子，挖垫八宝，紫缎色英雄氅，上绣花花朵朵。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，肋下配带着一口轧把折铁刀，绿鲨鱼皮鞘，金饰件，金吞口，鹦哥绿的绿绸子挽手。往脸上看，面如傅粉，在左脸颧骨上有块紫记，好像莲花形样，因此得外号，人称紫莲花。那货郎看罢，说道：“您西川甚么地方，贵宝村？”此人说：“我住家西川孔家寨，我姓孔名星。”刚要说外号儿，又咽回去啦。货郎道：“值不知您在那里做何生理。”孔星道：“我在家治土务农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此地唤何名？”货郎说：“此地名唤丁家寨。”孔星道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货郎说：“您打听谁？”孔星道：“神偷小毛遂丁银龙。”货郎道：“方才买绒线的那妇人正是他妻。”说着一回头，用手指道：“您看他兄弟回来啦。”孔星忙往西一看，见来了一人，身高不满七尺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。往脸上一看，是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通宫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翠蓝色八楞壮士巾，窄绦条，勒帽口，鬓边斜拉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紫绒球，突突乱跳。翠蓝色贴身靠袄，青缎护领，上绣万福留云，青丝鸾带扎腰，双褶蝴蝶扣，走穗相垂。青底衣，青袜子，洒鞋，青布裹腿，外罩翠蓝色通氅，上绣串枝莲。也是飘带未结，鹅黄绸子里，肋下配带一口朴刀，绿鲨鱼皮鞘，真金饰件，真金的吞口，黄绒的穗子。这个货郎连忙问道：“二爷您回来啦？这里有人正打听你们大爷啦。”丁银凤一听，上前说道：“但不知仁兄贵姓高名。”孔星说道：“姓孔名星。”刚要一说绰号，连忙又咽了回去。丁银凤说：“那么您往里请吧，我兄长未在家，此地不是讲话之所，大哥家中坐吧。”那孔星问道：“大爷上哪里去了？”银凤道：“保镖出外去了。您既然与我哥哥是朋友，那就请到里边吧。”孔星正想要进去，得着这个机会，焉肯放过，他便连忙走了进去，到了外书房落座。丁银凤便到了内宅，向李氏说道：“姐姐，外边有我哥哥的一个朋友，来到我家。”李氏道：“二弟，现你大哥不在家，别管是他的朋友、你的朋友，一概不许往内宅带，在你们外面吧。现下世间，好人少坏人多，倘有一差二错，那时后悔难了。”丁银凤一听，不敢说别的，只可告辞出来，到书房陪孔星坐着闲谈。外面有人打门，银凤

说：“孔大哥在此少坐，待我出去开门。”孔星说：“请吧。”当时丁银凤来到外面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老家人丁祥。丁祥上前行礼，银凤道：“不用行礼啦，你为何去了这么许多的日子呢？”丁祥道：“二爷不知，老奴身体略有不爽，以致回来迟了。”说着话，主仆二人将门关好，一同来列书房。丁祥到了屋中，上下打量孔星。孔星一看这个老家人，有六十上下的年岁，面皮微黄，皱纹堆垒，抹子眉，大环眼，准头端正。四字海口，海下一部花白胡须。头上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。身穿一件头蓝布的大衫，腰中结着一根扣儿，青中衣，白袜青鞋，精神不衰。孔星心中暗想，别看他人老，精神倒不老。老家人丁祥说道：“二员外，您先同着这位大爷说话。待我到内宅，与我主母叩首。”说完他来到里院，在廊子底下，大声说道：“大主母，老奴我回来了，特来给您叩头。”屋里李氏说：“老哥哥回来了，快些请进来吧。”丁祥闻言，急忙走了进来。到了屋中，双膝拜倒，口中说：“主母在上，老奴拜见。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快快请起，不要行此大礼。”丁祥这才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大主母，外边书房那人是作甚么的？”李氏道：“那是二弟将他同了进来，说是与大爷相好。”丁祥道：“主母，据老奴看，此人必非安善的良民，面带匪气。”李氏道：“对啦，老哥哥所说很是。只因老哥哥未在家，我出去买绒线，那时这个人便从西来，相离不远，他一痰嗽，小妹一抬头，看见那人二目直向我瞧来，我就急忙的走了回来。不想，二弟倒把他让到家中来了。老哥哥，您出来进去的，可多要留心。”丁祥说：“是啦，少时您告诉二爷，少往内宅让就是啦。再说我看大爷没有这样的宾朋。正人君子，哪有穿这么花梢的啦。”说完他转身出来，给他们预备晚饭。

丁银凤年方十八岁，不知道甚么。那孔星见他爱听甚么，就说甚么，为是哄着他。说道：“大爷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？”银凤道：“这趟镖须一个月才能回来，刚走了十几天。”孔星说：“是了。”当下用完晚饭，两个人坐到一处闲谈，还很投缘。那孔星在丁寨住了有半个月，他将银凤的脾气摸准了，他便在书房里边随随便便。这一次银凤给他嫂嫂上阴县买东西去了，老家人在门后睡着了。孔星一看，机会已到，他便大胆的竟到了内宅。此时天色正午，他来到屋中一看，外间是佛堂，东里间挂着一个蓝布软帘。他一进来，那

屋中李氏问道：“外面何人？”孔星道：“嫂嫂，是小弟孔星。”李氏道：“原来孔兄弟呀，快进到屋中来坐。你有甚么事吗？”孔星到了里面说道：“特来向嫂嫂借剪子一用。”李氏伸手递给他，那孔星并不伸手去接。李氏站在八仙桌的东边，将剪子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兄弟你怎么不接着哇，还不拿走。”孔星道：“嫂嫂不知，想我孔星，来到山东省，为找我那知心对劲的朋友。不想我兄长未在家中，我住在您家，等候了半个多月之久，还不见回来。嫂嫂，我哥哥他可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啦？”李氏道：“他得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啦。”孔星说：“我在您这里等他，我可等不了。我尽想念家中，因为您那弟妹太拙笨。”李氏一见孔星两眼不往上下直打量自己，知道他不怀好意。又听他说道：“嫂嫂，您有那穿剩下的便鞋，赏与小弟一双，拿回去与您弟妹观看。”李氏一听，心中不悦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千万不可说醉言醉语。我这穿坏的旧鞋，早被你哥哥用火焚化啦。别在此屋久待，快到前面书房，去等二弟去吧。”正在此时，外面有人痰嗽一声，原来正是老家人丁祥。丁祥早在他身上注意，今天二主人出外买东西去了，他便躺在床上。忽然听见西屋的竹帘子板一响，他急忙爬了起来，往外一看，见孔星往内宅去了。他连忙起身，到了西屋一看，果然屋中无人，急忙也追里院。到了当院，听屋中东问李氏正说“少说醉言醉语”，遂先痰嗽了一声，跟着问道：“主母与何人讲话？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我正与二弟的朋友讲话。他来与我借剪子。”丁祥连忙进到屋中。此时孔星听见老家人已到，不好在此啦，转身出来，并未拿剪子。原来他是另有心意，径自回到书房。丁祥看他走了出去，说道：“主母，可千万留神这个小子，可不是好人。我早防备他啦。”说着，拿起剪子，来到外面书房，说道：“孔爷，给您这把剪子。以后再要用甚么东西，先叫老奴。我去给您去取。自己别往内宅去呀。”孔星说：“我叫你两声，你没听见。”丁祥说：“你叫谁啦。我在门房，听着啦。”正这说着，外面有人叫门，丁祥急忙出来开门，是丁银凤回来了。银凤来到书房，看见孔星面色不正，遂问道：“兄长与何人呕气？”孔星道：“我的指甲劈啦，我叫丁祥去到后面取剪子一用，喊了半天，他没来，我自己到后宅去取。”丁银凤说：“那么您使完了没有？”孔星说：“使完啦。”银凤道：“我遵我父母之命，才将他收养。要不然，我早将他逐出门外。”丁祥一听，走

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二爷，连大爷回来，他都不能说出此话。别说你啦。”丁银凤道：“丁祥，你还敢多嘴，总是你的耳背。我哥哥叫你，你没听见就是啦。”丁祥说：“得，算我没听见。我的耳背，该削下去啦。”丁银凤说：“你少说话。还出去。”那丁祥只得退了出去。银凤看他走后，自己也就随着出来了，直向内宅而来。来到了门口，先叫道：“姐姐在屋啦？”那李氏在屋中答应道：“兄弟回来啦，请进屋中。”丁银凤这才来到屋内，先把所买东西物件，交代明白。正脸一看，见李氏面挂愁容，暗含怒意，不由问道：“姐姐与何人呕气啦？”李氏道：“二弟呀，你交的这个朋友孔星，他不是好人，你可少往后宅引他。”丁银凤道：“姐姐，您可千万别多心，他叫丁祥来的，是他没听见，人家这才往后来。我交一个朋友，您说不是好人，那我哥哥交的全是好人吗？”李氏道：“兄弟你不知，那孔星他来借剪子，原没有甚么。不过他在后宅屋中说了些个醉言醉语。以后你在外交朋友，少往里让就是啦。”丁银凤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哥们借给他点胆子，他也不敢呀。”李氏说：“兄弟也别管他敢与不敢，你以后少往后带也就是啦。”银凤道：“姐姐，论起来，兄弟我在外交朋友，那可保不着是哪路的朋友来，交遍天下友，知心有几人，落下一个就算不错。您别看我叫您姐姐，那也不过是花红彩轿把您给搭到我家。我哥哥有甚么，您管他成啦。我可不能叫您管着。”李氏一听，气往上撞，遂带怒说道：“二弟，你看你脾气太急了。你哥哥不在家，由你反啦。”说着双目落泪，哽咽着说道：“兄弟呀，你哥哥不在家，那么由你调动吧，嫂嫂我当然是管不了啦。”丁银凤转身往外，便与孔星走了出去，在外边酒楼去吃酒。丁祥将大门关好，来到里面，听见李氏在屋中啼哭，连忙问道：“主母，为何啼哭哇？”李氏说道：“老哥哥，你进来。”丁祥这才来到里面。李氏道：“老哥哥呀，只为方才那孔星，我兄弟银凤，他反倒说我不是。”丁祥道：“主母，据我看他决不是好人，一定是西川莲花党之人，采花的淫贼。老奴我在您府上，没挨过说。方才二爷会躁我几句，叫我心中难过。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您倒不用难过，他是个小孩子。有甚么错，您全看在我夫妻份上啦。等到他哥哥回来之时，我必叫您出一口气就是啦。”丁祥这才转身形出来。

少时外边有人叫门，老家人出来与他们开门，那孔星与银凤走

了进来。他二人终天每日在这方近左右，无事闲遛。那孔星看遍了那些少妇长女，总是没有出色的。他便向银凤说道：“兄弟你看，他们真没有嫂嫂好。”银凤一听，心中有些不愿意，可也没说甚么。又过了两天，这一天外边有人打门。丁祥出来问道：“何人叫门？”外边说：“丁祥啊，是我回来了。”丁祥一听是少主人回来啦，连忙将大门开了。丁银龙拉马而进。丁祥忙上前接过马来，口中说道：“您这一路之上，路途遥远，多受风霜之苦哇。”丁银龙道：“这也没有甚么可累的。”说着话便来到了上房屋中，落了座。那李氏由东屋出来，到了银龙面前说道：“夫主回来了。”银龙抬头一看见李氏头发散乱，面色青白，连忙问道：“你这些日子是怎么啦？”李氏道：“没怎么呀。”说着转身进了东里间，丁银龙连忙跟了进去。到了屋中又一细问，李氏道：“你可有一个西川路的朋友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没有没有，西川路我就不交朋友。”李氏一听，便将借剪子之事，以及二弟银凤所说之话，一一说了。丁银龙当时安慰她几句。此时外面银凤带着孔星二人回来一叫门，丁祥出去开了门。一看是他二人。遂说：“二爷，大爷回来啦。”银凤说：“好，待我看看去吧。”说着二人到了外面书房。孔星道：“老哥哥快到后面将大爷请出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丁银凤道：“咱们一同到后院不好吗？”孔星道：“不用，还是把他请出来的为是。”丁祥一听，连忙到了后宅。向丁银龙说道：“大爷，外边孔爷请您哪。”丁银龙便随着来到书房。那孔星接到门口，上前跪倒行礼，口中说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孔星拜见。”银龙忙用手相搀，说道：“贤弟请起。”细一看，自己不认得他，不由心中纳闷，遂一同到屋中落座。丁银龙道：“我怎么一时想不起阁下来了。”孔星道：“兄长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想当年在金家楼吃酒，您给了钱，那伙计怔说没给，二人捣乱，是我上前解劝，有此事无有。”丁银龙道：“那我忘了，不记得此事啦，或者是我镖局子事忙，一时忘了。”话说完了，心中一想：这小子不定安着甚么心啦。又听那孔星说道：“兄长，我在西川治土务农。听说此地的刀最好，所以我特意前来买刀。又因为我的一个家人偷了银钱跑了，我出来找他，故此来到此地。”银龙说：“是啦。”当下命人摆酒款待不提。

这一天镖局派人来请银龙，说：“有一批镖，还得请大爷前去。”丁银龙便到书房，说明此事。又说：“我去了不过十数日便回。”银

凤说：“好吧，兄长您请吧。”银龙来到内宅，李氏知道了，双日落泪，说道：“夫主哇，你此次出外，但不知去多少日子才回来呢？”银龙道：“至多十几天。”李氏道：“你要晚回一步，你我夫妻就不用相见了。我看那孔星定非安善之人。你走后他要有不法行为，那时我为保你们家中脸面，我可行其拙志。”银龙道：“你且少安勿躁，待我到了那里，少时即回。”说话之间，到了镖局子里，问明白上哪里去。他叫人家插上镖旗子，尽管前去，一路无忧。镖店照他的言语，人家走了。他回到家中，命丁祥将银凤唤到内宅，向他说道：“二弟呀，我有一事向你说明。我可没有孔星那么一个朋友。那西川路上可没有好人，全是莲花党之人。你一死说他是好人，我也无言可辩。这样办，五月十六日北边镇海娘娘庙会之期，叫你嫂嫂梳洗打扮，咱们一同前往。他要是到了那里，两眼尽看少妇长女，或是看你嫂嫂有些不规矩行动，那时你我就可以明白他啦。你千万别露痕迹。”银凤说：“是啦。”当时他出来到了书房，告诉了孔星，要去庙上烧香求子，孔星一听也很喜欢。丁祥给雇好了小轿，到了是日，李氏梳洗打扮，出来上轿。丁银龙弟兄三个人，早有家人给带过马来，三个人一齐上马。到了那庙上，果然热闹非常。来的时候，银龙跟银凤说：“到了庙上多留神他。他要是双目尽看少妇长女，那小子准不是好人。”丁银凤道：“他倘若是淫贼，我要不把他杀了，算不了英雄好汉。”如今到了庙上，果然那孔星两只眼睛不够他用的啦。银龙便暗跟银凤说道：“二弟，你看这小子如何？他说拿别家妇女，比你嫂嫂。”银凤一看，心中不由大怒。当时不便发作。小轿子到了大门外，李氏下了轿，大家一齐往里走去。李氏在当中，孔星在上垂首，银凤在下首，丁银龙在后面。此时孔星只一双贼眼四下里观看。他心中所思：这庙堂的妇女，全都不如李氏。想到此处，不由得邪火上升。心中又一想，他弟兄二人也不是好惹的。两人猛虎一般，看守甚紧。不过他们今天前来镇海娘娘庙，叫我跟随前来，也不知他弟兄二人有何居心。那李氏貌美，但是一时不得近身。她长得好看，乃是一团正气，真称得起是女中魁首，恐怕难从心愿。再说一近她，我的性命难保。他一路上胡思乱想。在殿上烧完了香，四个人往回而来。正走到庙门口，可巧从对面进来一个少妇，长得与李氏一般无二。面貌出众，身穿花花的锦衣，八幅罗

裙，足下窄窄金莲，天女一般，拉着一个小孩，旁边跟着一个半大的姑娘。孔星他们出的是东角门，这个少妇进的是正门。他不住往正门那里看。银龙唤过小轿，叫李氏上了轿。那孔星说道：“兄长。”银龙说：“有甚么事？”孔星说：“我方才在大殿之上，看见一个朋友。我二人数载未见面，方才未得说话，我此去与他相见。您请先回，今晚我也许不回去，明早一准回到府上。”银龙说：“好吧。”说完那孔星又来到轿前，说道：“嫂嫂，兄弟我遇见一友，必须前去相见，请您先回去吧。”李氏点了点头，并没言语。那孔星又说道：“兄长跟二弟，您就请吧。我们见面后，今晚也许不回去啦。”银龙说：“好吧，任凭你去。”他们便催着轿夫，抬着李氏，往家中而来。弟兄二人在后相随。银龙道：“二弟，你看孔星如何。果然是莲花党不是？你这还有何面目见你嫂嫂？这可不是她给咱们拆散弟兄的和气吧。”丁银凤说：“是，是小弟的不是了。待我除去此贼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二弟，你可带好了东西物件？”银凤说：“业已带好。”银龙说：“好，给你两封银，暗暗跟在后面，离开此地。到了别的县界，那时亮刀除了此贼。你可得远走些日子。”银凤伸手接过来，带在身上，辞别兄长，径自到庙中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丁银龙，跟随李氏小轿，回奔家宅，来到门前，轿子落平，上前打门，里边有人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银龙说：“丁祥，是我回来了。”家人急忙将门开了。打发轿子走后，夫妻二人向内宅走去。那丁祥将大门关好，一齐奔上房。丁祥问道：“大爷。我那二爷上哪里去了？”银龙道：“他随同那孔星去了。”丁祥道：“如何？那贼人是个不法之人不是？如今可洗出主母的心来了。老奴有一事，不是对您夫妻夸我人情。那孔星在咱家住着时候，我是白天睡觉，每天夜间定更已过，老奴便坐在屏门以外，直到四更，才回屋睡觉。今天他走了我才说出，那小子真不是好人。”银龙道：“老哥哥的美意，我很领情。我们夫妻平素可没拿您当外人看待吧。请您看在我那父母的身上，诸事多要指教才是。”丁祥道：“少主人，您在外保镖为业，甚么人您全见过。人怕久挨金怕炼。老奴我说一事情，您可依从？”银龙道：“您说吧，有话请讲。我拿您当我亲哥哥一样看待，有甚么话您请说吧。”丁祥说：“少主人，老奴我攀个大说，由起我的天伦，在您宅中，直到了我，传留有四辈。让我出主意，我才说出。要